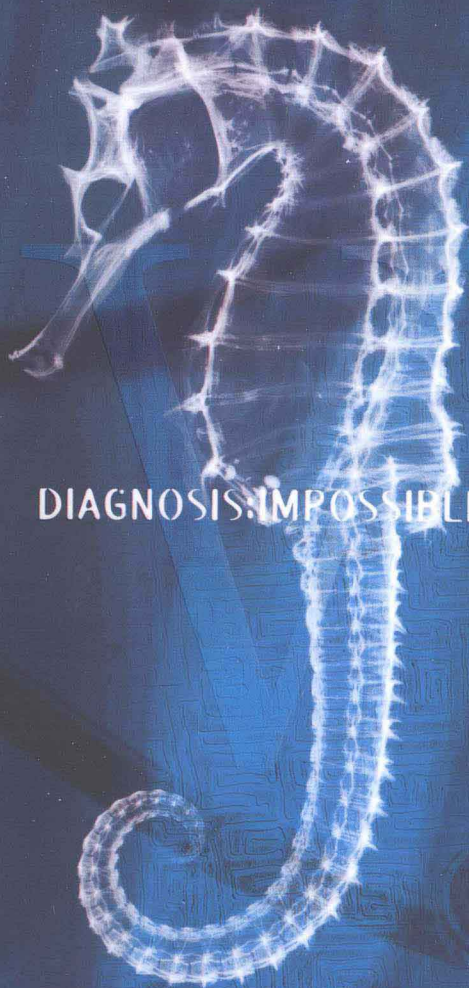


不可能犯罪 诊断书



DIAGNOSIS IMPOSSIBLE

爱德华·霍克

EDWARD D. HOCH

北山镇地方虽小，不知为何却总是奇案不断，几年来出了好几起「不可能犯罪」……想知道我怎么解开这些案子？那就坐下来，听我慢慢说给你听。

▼ 古典推理文库
CLASSIC MYSTERY

[美] 爱德华·霍克 著 姚向辉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V

〔美〕爱德华·霍克 著

姚向辉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EDWARD HOCH Estate 200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07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5 / (美) 霍克著; 姚向辉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9
(古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5534-0064-8

I. ①不… II. ①霍… ②姚…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910号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V

作 者 [美]爱德华·霍克
译 者 姚向辉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064-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目 录

49	失踪酒馆谜案	001
50	乡村信箱谜案	029
51	过挤的墓地谜案	055
52	巨型猫头鹰谜案	079
53	神奇瓦罐谜案	103
54	闹鬼露台谜案	127
55	未发现的门	151
56	廊桥谜案之续	171
57	稻草人会议谜案	201
58	安娜贝尔的方舟谜案	227
59	盆栽棚谜案	251
60	黄色墙纸谜案	279

失踪酒馆谜案

一九三八年那个惬意的八月夜晚，假如迫近的冷锋未曾袭来，以致遮蔽了天上的一轮满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就永远不会发生。在北山镇格兰治厅举办的周五夜方块舞舞会结束后，杰克·托伯和贝姬·托伯驾车回家。刚过十一点时，贝姬恳求丈夫把道奇车的方向盘交给她来掌控。

“杰克，你喝得太多了。让我来开车吧。”

丈夫推开她放在方向盘上的手，粗声粗气地骂道：“我睡着了也能把咱们送回家。你给我看着点儿路标。”

路标应该在乡间土路的右边出现，上面有个表示左转的箭头，还写着“特克山路”这几个字。天黑后在这条路上行车颇为考验车技，更何况这又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杰克·托伯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印着车辙的道路上，每一英寸都加倍小心。“贝姬，你确定咱们没开过头吧？”

“没有，还在前面呢。你没问题吧？”

“挺好。”

“你喝最后那杯啤酒的时候跟福斯特起了争执，还和他去停车场单挑，那时候你似乎不怎么好嘛。”

“他就喜欢聊西班牙内战。弗朗哥有没有攻克比纳罗斯关我屁事？他就——”

“杰克，看见路标了。前面转弯！”

“该死！险些错过。”他左拐开上一条狭窄的土路，沿着缓和的山势驶向两人的农场。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说，他们尚不足四十英亩的农场并不大，几年前买下来以后，托伯夫妇将其改建成了苹果园，顺便种种蔬菜，养养鸡。

“杰克，看着点儿路。别把咱们开到沟里去。”

“这该死的路，每次开过它都要窄几分！”

两人开到了一段缓坡的最高处，杰克忽然在前方看见了灯光。灯光来自左手边，与农场所所在的位置隔路相望。可是，那个位置有的应该只是树林，而不是正在进入视线的低矮建筑和附带的小停车场。“贝姬？这是什么？咱们弄错路了。”

他放慢车速，透过身边的车窗上下打量。那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家酒馆，室内传出音乐和交谈声。停车场里有六辆还是八辆车，其中一辆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先生。杰克对他大声招呼道：“我这是在哪儿？这地方叫什么？”

男人对建筑物侧面的霓虹灯打个手势：“苹果园，进来坐坐？”

杰克·托伯摇头道：“苹果园？我们才住在苹果园！我们是苹果园的主人。”

“你说的肯定是路对面的果园。这地方就是这么得名的。”

杰克在马路对面除了茫茫夜色外什么也没看见：“我的农场附近哪里有什么酒馆？肯定走错路了。”

男人走上前来。他面容粗糙，久经风霜，头戴尖顶海军帽：“要是还没来过的话，不妨进屋喝杯啤酒。”

贝姬说道：“杰克，你喝得不少了。我只想回家。倒车，掉头。”

杰克把车子打到倒车挡，开始徐徐后退，但几乎刚起步就听见了砰然一声，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怎么了？”

“上帝啊，你撞上了雷尼！”戴帽子的男人喊道，“往前开！”

“雷尼又是谁？”杰克咕哝道，但他和贝姬立刻下了车，快步走向车后，见到那男人站在一个蜷曲在地上的人影前。

“他在呼吸吗？”贝姬说。

“很难说，”那男人说，“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杰克连忙从满是鲜血的躯体上抽回手。看见这幅场景，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打电话叫救护车。”

“你送他去医院岂不更快些？”那男人说。

“用我的车？”杰克可不想让陌生人的血流得满车都是。

贝姬没有理会他显而易见的不情愿，马上答应了下来：“杰克，帮忙把他抬进后座。我去取后备厢里的围毯。”

“好吧。”

受伤的男人年约三十，棕色头发。他穿正装，打领带，脸上和身上清楚地印着杰克·托伯所驾车辆的轮胎印迹。他们把他抬进后座，拿毯子裹好，贝姬说：“我觉得他死了。”

“送他去觐圣纪念医院，”戴帽子的男人说，“我开自己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杰克换挡上路，在没有几辆车的停车场里掉头。“要换我开车吗？”贝姬问，她的声音显然很紧张。

“我没事。刚才那事情让我立刻清醒了过来。”

他没有等那位开车跟在后面的先生，载着后座上不省人事的男人沿原路返回。杰克忽然意识到他还不知道刚才那人的名字。十分钟后，他们到了医院，在急救入口前停车。

“交通事故。”杰克告诉值班护士。

护士带着抬担架的人走到车前。

“他怎么了？”护士边问边把脉。

“我倒车撞上了他。”

“我觉得这位先生没得救了。”

“你是说他死了？”贝姬问，“真是抱歉。”

几分钟后，一位年轻医生确认了他的死亡，他告诉杰克和贝姬：“我们必须打电话叫蓝思警长。建议你等在这儿，先别离开。”

后来，我听杰克·托伯讲了这些事（年迈的山姆·霍桑医生回忆道），但第二天早晨蓝思警长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对此还一

无所知。“医生，有空吗？”警长问，他把脑袋探进门里，看着我和护士玛丽·贝斯特正在翻检过期病历。

“十五分钟就好，”我看了看挂钟，回答道，“进来吧，出什么事了？”

“昨天夜里有个叫雷尼·布鲁的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事情有些地方不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法？”

蓝思警长已经完全走进了办公室，他对玛丽抬抬帽檐：“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二位有谁听说过一家叫‘苹果园’的酒馆吗？”

我和玛丽一起摇头。玛丽问：“在附近？”

“特克山路附近什么地方，至少托伯夫妇是这么说的。”

“杰克·托伯？”

警长点点头：“你是他的医生？”

“有一次韦伯斯特医生不在，我给他治过流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说了个奇怪的故事。杰克和贝姬昨天夜里跳完方块舞后回家，不知道是拐错了弯还是怎么了，结果来到这家名叫‘苹果园’的酒馆门口。停车场里有个男人跟他们聊了几句，但他们没问那男人姓甚名谁。托伯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东西——他碾过了雷尼·布鲁，雷尼当时肯定正好站在车背后。”

“雷尼·布鲁，”玛丽重复着这个名字，“他好像因为精神问题被送进过医院。”

“高个子，身材瘦长，不到三十岁。没有谁跟他特别熟，但大家都知道他有点儿疯疯癫癫。”

“他是北山镇的人？”我问。

“他在雪松街租了高茨基夫人的房子住，已经住了差不多一年。工作嘛，受雇采摘苹果，也打其他季节工。”

“苹果园酒馆。”

“是啊，能对得上。”蓝思警长郁闷地说，“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在附近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

我瞥了一眼办公室的挂钟：“几分钟后我有一个病人，结束后还有两场预约。今天剩下的时间我没事。玛丽，午餐后没有人家约我出诊吧？”

玛丽翻开登记簿对了一下：“今天没有。”

“那么，让我和托伯夫妇聊聊吧。”

我就是这样听说了前一天夜里那事情的前后经过。午餐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杰克·托伯坐在我对面，详细地讲述着来龙去脉，就像是他才在北山镇电影院看了部格外出色的电影，此刻正在向我复述。

他不时扭头去看妻子，寻求贝姬的旁证，贝姬或者点头附和，或者在某些细枝末节上纠正丈夫。

“那位跟你去医院的先生后来呢？”等他说完，我问道。

托伯只是摇摇头：“他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猜他多半不想卷入这桩事件。”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是啊。”

就在这时，蓝思警长走进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字条。我飞快读完，说道：“托伯先生，看起来你们有麻烦了。”

“怎么？因为那男人死了？”

“比这更严重。尸检显示他的头部有一处枪伤。雷尼·布鲁是被谋杀的。”

警长离开，前去盘问高茨基夫人，也就是把公寓租给雷尼居住的那位女士；我想了想，决定值得花些时间，趁记忆还新鲜的时候，让托伯夫妇回溯昨天夜里的行动路线。蓝思警长扣押了他们的道奇车，希望能找到与事故相关的证据，因此我们坐进我的别克，驶向这趟奇遇的起点：格兰治厅。

我在格兰治厅门前停下轿车，问：“你们经常来这儿？”我知道这里定期举办舞会，经常请外地乐队来演奏，去年我还参与了一场在此处进行的谋杀案调查。

“这里周三有方块舞舞会，他有时会来。”贝姬拍拍丈夫的肩膀，解释道，“但这家伙喝了太多啤酒，连开车回家都有困难了。”

“我又没喝醉。”杰克·托伯嘟囔道，妻子的话似乎弄得他有些狼狈。

“这么说，开车的是你喽？”

“是的。”

“你出了停车场，然后朝——朝哪儿开？”

“朝回家的方向开。我们的农场和果园在特克山路。”

我发动别克车，朝那个方向开去，在费尔法克斯路右转。这是一条乡间土路，左手边先有三条土路与之相交，然后才到第一个右转路口。拐下第二个左转路口就是特克山路。“你确定这就是你们拐弯的地方？”我问。

“我看见路牌了。”贝姬确认道。

三个左转路口只有一个有路牌，或许是因为这条路上住着托伯夫妇和其他人家。我很清楚，其他两条路上只有一处临时水果店和一两个农场。当然，我在这两条路上也没有病人。特克山路则大不相同，它稍许宽一些，也更平整，这都要归功于路边那几家果园带来的更繁忙的交通。

此刻，我一边驾车沿着特克山路行驶，一边试图想象昨天夜里这里会是什么样子：连月亮都被云层遮住了，这条路上肯定被重重黑暗包裹着。道路两边，果树林立，农舍都在树木深处，仅靠泥土或煤渣路面的车道与特克山路相通。“没这么远，”托伯忽然说，“再往前，右手边就是我们家了。”

“我继续往前开一段看看，黑暗或许糊弄住了你。”

没多久，车就开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不得不承认托伯夫妇说得对。这条路上不只没有酒馆，而且连可供容纳酒馆的地方都没有。我掉过头，沿着特克山路向回开，这次开得更加慢了。可是，仍旧一无所获。

“还是试试其他几条路吧，”贝姬·托伯假模假式地建议道，“酒馆肯定在什么地方。”

往北的一条路名叫北马路，这里还不如特克山路，路边仅有一条通往远处农舍的车道。我们在一处大型水果店门前停下，前门开着，能看见里面一箱箱新鲜采摘的李子、樱桃、玉米和番茄。

“有什么瓜类吗？”我问那位出来迎接我们的矮胖女人。

“那得等明天了，下午过来瞅瞅。”

我上下打量这条小路。视线所及范围内，再也没有其他车辆，不过这家水果店足够容纳十多个开车前来购物的顾客。“这条路上没什么车子嘛。”

“大家都知道这地方，皮奇大妈水果店。已经开了十个夏天。”

“看来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很少来北马路。知道附近有酒馆吗？叫什么‘苹果园’？”

“酒馆？”女人嗤之以鼻，“这个县就没有一家酒馆，难道不是吗？”

“至少我不知道有。”

托伯夫妇已经下了车，皮奇大妈认出了他们，大声叫道：“最近有好苹果给我没有？”

“再等几个星期，”杰克·托伯允诺道，“我给你送几篮子过来。”

开上北马路，我说：“不知道你认识她。”

“她出售我们的苹果，”贝姬解释道，“附近的所有农场和果园都向她供货。”

北马路上再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连第二条车道也没有。回去的路上，我们朝皮奇大妈挥手告别。

开车回镇的时候，我这才想起我们还没有试过南马路，也就是费尔法克斯路上的第一个左转路口。原以为不会有什么发现，但我们错了。还没有开半英里，就看见了一处仍在闷烧的谷仓残骸。谷仓确实位于左手边，但托伯坚持认为距离还不够远。

“就算我们不知为何拐错了弯，开得也肯定不只这段路。我非常确定！”

我把车停在路边的高秆草前。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正在探查谷仓的余烬，我认出了他，是塞尔·霍尔登。

“塞尔，怎么了？这是你的谷仓？”

他走到我们的车前：“曾经是我的谷仓，医生。黎明前什么烧了起来。等我叫了义务消防队过来，已经没剩下什么了。”

从我住进北山镇以来，塞尔就在耕种这片地方，尽管他从没找我看病，但我通过集会或类似的场合认识了他。他的农场面对主大道，索耶老先生去世后，他把索耶家的土地也接了下来，将这个谷仓当做备用仓库。这里到他的农舍有一英里多的距离，因此他才没有在更早时候发现火情。

“昨天夜里尽管多云，”我回忆着，“却没有雷电。”

“也许是小孩子恶作剧，或者是流浪汉在这里宿营。还好我没在这儿存牲口，损失的只是一个谷仓和里头的干草。”

“午夜之前，你有没有听见或者看见任何不寻常的情况？”

“比方说？”

“比方说枪声。”

“没有这么刺激的。这条路太荒僻了，夜里只要有车经过，肯定会引起注意，但我们的住处离得很远，恐怕传不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在天黑后来这儿找一头走失的牛，听见了说话声，但懒得去看个究竟。要是逮住某些人正在干出格的事情，难说他们不会大发雷霆。”

“的确如此，”我赞同道，“有没有听说附近某条土路边有家酒馆？播放音乐，能进去喝酒，名字叫‘苹果园’。”

塞尔·霍尔登摇摇头：“这附近没这种场所。要是有的话，我肯定会知道。想喝酒只能进镇子去。”

离开南马路，我们驶回北山镇。苹果园酒馆即便真的存在，那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杰克·托伯和妻子比出发前更加不安了。“我们在那里！”贝姬坚持道，“亲眼看见了！”

“我们还和戴着尖顶帽的男人说过话！”

“鬼影子，”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和一场谋杀调查有关系，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你们的说法。此时此刻，实在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

“查过他的口袋吗？他也许有那个什么‘苹果园’的火柴。”

“没有火柴，”尽管我没有亲自查过，但我还是这样告诉了她们，我记起了读尸检报告时看到的一处细节，“也没有酒精。”

“什么？”

“雷尼·布鲁在死前没有喝过酒，不觉得蹊跷吗？深夜时分，你们在一家酒馆门外撞倒他，除了喝酒，还能有什么理由让他走进酒馆吗？”

杰克·托伯像是一下子泄了气。“我怎么知道？”他这样答道。

我揭穿过许多谎言，但却不认为托伯描述的经过有多么难以采信。我在北山镇的这些年教会我一个道理：谋杀案往往伴随着最离奇诡谲的环境。在我看来，受害者是此刻手头的唯一线索，要弄清楚特克山路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们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凭依。

我找不到蓝思警长，因此也就问不到他从受害者的女房东那里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于是，安顿好托伯夫妇以后，我亲自前去拜访高茨基夫人。她在北山镇的资历相对较浅，五年前才从波士顿迁居至此。尽管有东欧血统，但她的英文颇为不错。我估计她四十岁刚出头，虽然穿着平常的普通衣物，但她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丈夫。自从来到北山镇，她一直使用高茨基这个名字；她买下了雷尼租住一个房间的那幢屋子。

“我已经和警长谈过了，”她来应门时这样告诉我，“现在还得回答医生的问题？”

“并没有强迫您回答我的问题，高茨基夫人，”我说，“我只是在帮蓝思警长而已。你和雷尼·布鲁熟吗？”

“怎么说呢？他很安静，按时交房租。”

“警长检查过他的房间了吗？”

“是的，我领他看过了。”

“您认为也能让我看看吗？”

她犹豫片刻，然后让到一旁，允许我走进装饰简单的楼下门厅：“我去拿钥匙。”

回来的时候，她紧握着一柄最常见的细长钥匙，领着我上楼。或许是习惯使然，她在插钥匙前先敲了敲已经去世的那位先生的房门。房间里的装饰和楼下一样简单：单人床、褪色的沙发、直背木椅、小桌子。

“房间是带家具出租的吗？”我猜测道。

“是的。他的物品只有那个手提箱和壁橱里的几件衣服。警长说他会派个警员过来，收拾所有东西等亲属前来领取。”

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似随意地拉开抽屉，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搜查。没有什么异乎寻常或不符环境的东西，直到我掀起最底下那个抽屉里的一套内衣为止，内衣下面是一个倒扣着的相框。照片中，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露天集会上讲演，这种场面在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平常。

“那是什么？”高茨基夫人问。

“只是一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抽屉，“看来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他是个没人在意的孤独男人。”